

作品：

巴掌與斷指

得獎者：

薛好薰

薛好薰，一九六六年生，高雄市人。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畢業，現任教於高中。曾獲幾個文學獎。希望自己對不喜歡的□□多一點耐性，對喜歡的□□再沉迷一點，永遠保持對人事物的好奇，多嘗試不同題材。

得獎感言：

我父親不太看報紙。如果姊姊和弟弟湊巧看了報紙也不告知他的話，他應該不會知道我對小時候挨的那幾巴掌還記憶猶新，而且還很介意。也因為介意，所以，當我看到父親蹲在地上為我綁繫掛軸的時候，才會那麼激動。

當然，我也和父親一樣，很難控制怒氣卻習慣掩飾當下的情感，因此裝做若無其事，靜靜地和他一起將喜幛掛上。只在事隔多年後，寫出這篇——〈巴掌與斷指〉。



巴掌與斷指

父親有一雙令人畏懼的大手，當它甩起時，即使打在姊姊弟弟臉上，都會讓我同時感到臉上也麻麻的，下意識地撫摸臉頰，噤聲走開。真正輪到我挨巴掌時，首先會受不了強大的力道而跌坐在地，再來一陣嗡嗡耳鳴，臉上熱辣辣，真正感覺腫脹的痛是在淚水流下來之後，當流經那漸漸浮起的五指印子，冷涼的淚水似乎嘶的一聲，變得滾燙。

長年跑船的父親太少和兒女相處，不知道小孩打鬧是家常便飯，他不管誰有理，一律處罰，把小孩的紛爭變得真正不可收拾。所以，我們早就學乖不去惹他，不主動親近他。

大概是在我國中時候，或者高中，父親帶著斷指回家。

國中起，我以升學為藉口，躲在房間裡，不太關注家中一切，尤其是父親在家的日子。因此竟不記得何時他的右手食指缺了兩節，曾聽母親說是在船上工作時壓斷的，我從未仔細去看。

斷指並不影響父親打人的力道。小孩年紀漸大，不再打鬧，開始有自己的想法，他依然用巴掌表達不滿。但，搗著脹紅的臉，我們不再流淚，只有憤怒與厭惡，甚至不屑。巴掌已無法把我們打跌在地，卻把叛逆的怒火煽得更熾旺。

我們終於長大，一一離家就業，父親則從職場退休。偶爾我回家，和他並沒有話題，多半是母親

絮絮叨叨，他和我都只盯著電視。

真正第一次注視斷指，是在我結婚前一天。

我在家準備隔天的婚禮。該做的事都已處理完，父親和我各據沙發一角，電視的喧嚷照例充填了無言的時刻。他突然起身拿出幾幅議員送來的喜幛，要我幫忙掛上。

我們把捲軸打開，綁好線以便懸掛。

青綠的血管布滿父親的手背，那雙手並沒有印象中的巨大厚實。我注意他的右手，拇指和中指拈著線，半截的食指翹著，徒勞地晃動，彷彿不存在的指節也試圖幫忙。

就是這雙我曾懼怕、怨怒、不屑的手，在成長的過程中甩下許多紅腫印記。我看著想著，或許，也是這雙手把我導向現在的平穩人生道路吧。如今，它們正努力為我把應酬式祝福懸掛起來，這些剪黏的套語之外，木訥的父親有什麼想說而說不出口的話嗎？

霎時，我的雙眼模糊起來。

就業後，我逐漸了解，艱困生活真會磨盡人的耐性。儘管如此，還是覺得有股壓抑已久的委屈，經父親綁結的手一拉扯，忍不住奔洩而出。

幾年後，當姊弟們攜兒帶眷回鄉團聚，我看著父親嘴角噙笑懷抱一個個新生的孫輩，逗弄稚嫩的小手，讓他們好奇地握著只剩半截的食指把玩，心中竟混雜著欣羨、嫉妒和疑惑，彷彿父親保留了原該給我們的東西，舉得高高，越過仰頭巴巴渴望的我們，直接移轉給下一代。

而疑惑的是，被那手指輕撫，究竟是什麼感覺？



悽然的孺慕

◎愛亞

某些成年人的記憶中，父親的手根本就是巴掌的代名詞吧。

作者輕輕淡書寫濃濃重重的巴掌恐懼，甚至在父親傷斷了手指時也「從未仔細去看」。

成年後作者竟注意到甥姪輩與父親斷指的親愛。

悽然的孺慕，令人側側。